

龙之殇

[上]

—— 中华文化的尴尬与嬗变

李涛◎著

传承与流弊
交融与汇通
浮躁与尴尬
冲突与嬗变

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
中西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精英文化的自我失落
现代文化的人文彷徨



龙文化是一座大山 有开挖不完的宝藏
龙文化是一泓深井 有汲取不尽的甘泉
龙 不死的生存
龙 另一种活着

龙之殇

（上）

——中华文化的嬗变与蜕变

王蒙



——王蒙

王蒙

龙之殇

[上]

—— 中华文化的尴尬与嬗变

传承与流弊
交融与汇通
浮躁与尴尬
冲突与嬗变

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
中西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精英文化的自我失落
现代文化的人文彷徨

龙文化是一座大山 有开挖不完的宝藏
龙文化是一泓深井 有汲取不尽的甘泉
龙不死的生存
龙另一种活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之殇/且东编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11
(2010. 3 重印)

ISBN 978 - 7 - 5057 - 2277 - 4

I. 龙... II. 且... III.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5578 号

书名	龙之殇——中华文化的尴尬与嬗变
作者	且东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365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57 - 2277 - 4
定价	48.00 元 (上下)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 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前言

龙，凝聚、积淀、蕴藏、体现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先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敬畏和审美；什么是实与虚、阴与阳、一与多、异与同？古人如何面对静与动、善与恶、新与旧、扬与弃？从龙的身上都能看出来。它是智的结晶、力的显示、美的化身、情的寄托、梦的家园。那些几千年、几百年传下来的龙颜龙形，使我们看到了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人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它使远古活到今天。

就像人总要继承父母的基因一样，文化的传承往往会融在人的血液里，成为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制度改革，人们总要频频回首，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和力量。百尺高楼平地起，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管人们是否情愿，都无法改变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现实，即便在这个呼唤创新的时代也是如此。

再没有哪个标志能够像龙一样，如此集中地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国人的精神。虽然印刻在古老文物中的龙和后世之龙在体态形貌上有较大差异，但却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从那些半龙半虎，半龙半能，龙头鱼尾，龙身鸟爪的奇特图案中，人们可以推断出，早期的人类，在部落和部落联合之时，多会推出崭新的部落图腾，而这崭新的部落图腾，恰恰是各部落联合前的图腾的拼接。仔细考察今天的龙，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涵盖了蛇、鱼、鹰、虎等多种动物的特征。从这个角度看，龙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龙文化是一座大山，有开挖不完的宝藏；龙文化是一泓深井，有汲取不尽的甘泉。那么，面对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文化富矿，我们取什么，不取什么，就成为一个问题。

龙文化的积极内容是主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精神底蕴，可用多元融合、造福众生、开拓奋进、与天和谐来概括（可简化为八个字：融合、福生、谐天、奋进）。同时，龙文化也存在着一些尴尬。比如，龙曾是君主帝王的象征，从而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常常以张牙舞爪、高高在上、骄横跋扈、凶恶狰狞的形状，为独裁和暴虐效力。当然，如果据此就全面否定龙文化，就有天偏颇：我们不能因为倒脏水，而把盆子中的孩子一起倒掉。

黄皮肤、黑眼睛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生理特征（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属白种人），虽然民族都源起于血缘，但在血缘和文化间，中华民族历来更看重后者，西周时期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而所谓“心”便是指文化观念。而在今天，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所谓中华，不是地域国名，也非血统的称呼，而是文化的族名。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交融与汇通，是文化成长的必需，文化也像人一样，若想健康成长，就要不断吸纳多种营养，挑食的孩子爱生病，封闭的文化只会腐朽衰败。虽然每个民族都希望保存自己文化的独到之处，对外来文化或多或少地存有“戒心”，生怕它们的介入改变了自己文化的特点，尤其在外来文化相对强势的时候，更是视之如虎狼，将其等同于对本国领土不怀好意的阴险敌人，恨不得将其完全拒之门外。但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文化只有敞开胸怀，兼容并蓄，才能生生不息。埋藏在地下千年的宝藏在被挖掘出的刹那，往往会经受不起阳光和空气的滋扰轰然解体。曾几何时，中国人紧闭的国门让中华民族一度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中国人才猛然觉醒，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翻译外国图书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西学东渐之风悄然刮起，传统文化也如凤凰涅一般，浴火重生。

中国人在血火相交的惨烈现实的冲击下，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了，开始重新考量自己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位置，痛苦地审视自己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差距。新启蒙的号召者使我们明白中国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他们的慷慨陈词中，我们也意识到在现代中国进行新启蒙运动的必然和迫切。可是大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知

识精英为中国人的“启蒙”事业鞠躬尽瘁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是没有打破几千年来禁锢中国人思想的专制和蒙昧呢？正是这些让知识精英难以言说的历史诟病，让中国的启蒙主义遭受了严重的挫败，还影响到了社会民众对启蒙主义的信任和依赖，使之失去了启蒙运动能带来的社会理性而失望倍至。

从百家争鸣开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自始至终都依附于权政，学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最终目的还是考取功名，等待金榜题名时的风光和权势。他们以从政为最终归宿，悲哀的是有些人也因此产生严重的人格扭曲。追溯到战国时期，各个派别在中国大兴其道，孔儒公开树立起“学而优则仕”的旗帜，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连老庄道家也不例外，虽然老子以归隐告终，但真正的原因还是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得自己报国的理想破灭，最终放弃对政界的希望而隐居山林。

如果有朝一日，这些所谓隐士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他们会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身于政治事业中。事实上，无论是仕途中或隐居中，还是朝堂上或江湖里的知识分子，心中最大的希望还是参政。参政意识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了。例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著名的诗句，都是知识分子的心情写实。毕竟他们是社会成员中文化层次最高的阶层，正可谓先知先觉。但这种地位上的优势使他们趾高气扬，对百姓的态度更是轻蔑，更有甚者，还主张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

到了近代，从五四时期的“德先生”（民主 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 science）到“文化热”时期的“现代性”，再到现今流行的“全球化”，无一不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所传播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被知识精英用来重新定位中国的一切传统价值观，还把它作为设计社会制度的基础。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的发展并不会因为少数知识精英而改变。反观现实，关乎民族存亡的关键性转折，恰恰都是社会民众根据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做出的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土地承包政策，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那些具有经济前瞻性的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而是农民为了能吃饱饭，自己归纳和总

结出来的。但是那些知识精英怎么能任自己在这一重大经济变革中没有发言权呢？他们试图用“市场化”来解释，并用“产业化”来发展农村经济组织模式，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

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村民自治也不是知识精英想出来的，而是农民为了维护社区安全和稳定创造出来的。只是后来知识精英为了实现对农村的治理而对它进行了制度规范，使村民自治也非原汁原味了。

中国近现代社会正是在这种社会民众的基本要求和知识精英的冲突中前行的。那些曾经有过或正在发生的启蒙行为，无论是社会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都被知识精英当作契机，把中国社会的发言权紧握在自己手中。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引导下，为了强调知识的权威性，移植西方的政治话语就成为了最为常用的方法。然而，这样的移花接木已经离开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又怎能给社会带来福音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启蒙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更不是排斥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这些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只是强调中国社会民众所拥有的经验和智慧是具有巨大张力的。这种张力源于社会民众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在现在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广大民众根据自己的生存智慧和生存经验，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抵制那些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使这一弱势群体的声音形成了与之抗争的重要力量，这种抵制和抗争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真正走向。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认为中国社会确实需要一次真正的嬗变。

今天，我们依然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所愿，诸如多元融合、造福众生、与天和谐、开拓奋进的精神和理念，投注、寄寓、昭示在龙的身上，它使我们活到永远。

龙，不死的生存。

龙，另一种活着。

目 录

第一篇 传承与流弊——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

第一章 中华文化:传统性与劣根性

就像人总要继承父母的基因,文化往往会融在人的血液里,成为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一代代的延续下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甚至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制度改革,人们总要频频回首,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和力量。百尺高楼平地起,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管人们是否情愿,都无法改变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现实,即便在这个呼唤创新的时代也是如此。

一、混血的龙:中华民族中国人 /3

再没有哪个标志能像龙一样,如此集中的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国人的精神,也再没有哪个称号能比“龙的传人”更让我们自豪。

二、佛经与佛教 /10

今天,那些佛教名山依旧香火缭绕,即便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普通旅行者,在步入那些庄严神秘的佛教大殿后,也多会屏住呼吸,放轻脚步以示尊敬。

三、有科技头脑没有实用的心 /15

老子的一个“道”字,就把治国方略,修身之法,处事原则都包括进去了,而孔子的一个“礼”字,就好比武术高手的必杀之技,左右了中国大半个古代历史。

四、既当主子又当奴才 /18

而翻开中国古代史,那些反抗压迫揭竿而起的胜利者,尽管他们也来自社会底层,最终,还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制度的维护者、压迫他人的主子。仿佛这世间之人,都只能按主仆划分。

五、“仁”在,“爱”不在 /26

中国人会豪迈地大喊“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爱家乡”,颇有些气吞山河的气势,但每当面对亲爱之人,“我爱你”三字便死活挤不出口。爱本是世间最伟大的情感,表达爱意也是光明正大之事,却为何非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扭扭捏捏?

六、王法大,人情更大 /30

虽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语在,犯了罪的有钱有势人家还是可以照样托银子,使关系,借助人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钻法律的空子。百姓们虽痛恨为人情所驱的法律,但在王法大,人情更大的社会中生活得久了,也不免受其影响。

七、告状非好人 /36

于是,忍耐便成了中国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再加上提倡“以和为贵”的儒家认为,没有诉讼便是社会最好的状态,打官司之人总会被当成破坏“祥和”气氛的“刁民”。

第二章 文化伦理:价值困惑与精神超越

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下走到了今天。在这一艰苦历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危机存亡?中国百姓又经历了多少生死时刻?

一、千年使然,“德”性文化 /43

在道德伦理的绝对约束下,纲常关系成为束缚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精神枷锁,并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中国人的打胎文化 /52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发家致富,一方面是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后世子孙,为什么没有为自己打算呢?光宗耀祖是为了维持父权对自己的制约,为后世子孙就是为了维持下一代对自己的依赖,延续自己对下一代的控制。

三、礼仪之邦的道德沦陷 /59

人们常常说理想是崇高的,但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入就是理想,出人头地就是理想,牺牲别人有利自己就是理想。

四、民主是中华文明的需要吗 /67

民主虽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发展民主的道路却是曲折的。西方民主化的实现大概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可见中国民主制度的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五、传统经得起考验吗 /79

没有权力的社会也是不健全的,有人领导,有人被领导,自然就会出现权力。但是权力的执行者是哪个阶层,意义是不一样的。

六、中华伦理的衰微 /84

中国的伦理道德起源于儒家思想。它强调个体自身的自动性和自主性,非常重视社会组织的伦理原则,忽略它自身的利益基础。

七、没有信仰没有恐惧 /87

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全部是精华,也有很多糟粕,尤其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地方,就应该改变。问题是,如果我们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产生和代替,社会就会失去文化整合,进而面临不可预见的危机。

第三章 群体意识:主中庸却又走极端

古代的知识分子也曾敬畏于孔孟之道,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至境界……然而在几番狂风暴雨式的革命后,让人们敬畏的“旧物”一一被革除,值得人敬畏的“新物”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而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敬畏,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有能力维护纲理伦常,都说中国人好面子,动不动就念叨“人言可畏”,可长期受“耻文化”浸染的中国人,也越来越能抛得下“面子”了,从前人讲“人要脸,树要皮”,今天人则说“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一、心不是性格而是灵性 /95

思想既然融化在情感中,和情感难分彼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人心倾向”作为衡量思想价值的准则,而非理性的论证。因此尽管有“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可能,一些独到先进的思想还是会因“违逆人心”惨遭埋没。

二、“一团和气”下的统与不统 /98

从“天下”过渡到“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由过去进化到现在,其间又有多少道不完的前尘往事。

三、内与外,逆来与顺受 /101

中国人往往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能从容接受事实,仿佛那时候他们的神经出奇的脆弱,尤其害怕触发什么危机,而鲜有的几个脾气暴躁的,也会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亲人劝阻下,息事宁人,是啊,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

四、“朋友”这个称呼到底与“利”有没有关系 /104

在不健康的社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一些人的“信仰”,“无毒不丈夫”更成了男性追求的精神。

五、仇富? 鄙穷? 均产? 大同 /107

说到底都是消除差异性、多样性及不平等。只要平均了、平等了就天下太平,相安无事了。

六、中国人的天朝情节 /114

义和团是什么样的? 传说是吞了神符,就可以刀枪不入,最后的结果却是一出悲剧,这不过是给人类文化历史上,再次添加了一些黑色幽默而已。

七、无所不在的等级观念 /119

纲常,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平等”。在中国的儒学观念中,只有人上人、人下人,治人者、被治者,君子、小人,好人、坏人。

八、“一撇一捺”与“面子”的问题 /124

咱中国人的面子丢了,就跟受了奇耻大辱一样,自尊心强点的,要茶不思饭不想好几天。日常生活中不论一个家庭有多么脏乱,在来客人的时候总要好好收拾一番,营造出窗明几净的效果。

第二篇 交融与汇通——中西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

第四章 文化交流:国度之间的东来西往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长足发展,文化也像人一样,若想健康成长,就要不断吸纳多种营养,挑食的孩子爱生病,封闭的文化只会腐朽衰败。尽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呼吁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但所谓“传承”并不指盲目地照单全收,对一切传统的东西顶礼膜拜,更不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纯洁性”而竭尽所能地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

一、创建一个东亚文化圈 /132

“文化圈”本身并不像它的名字“圈”显示的那般“封闭”,它不会阻挠其他各国、各民族和其他文化圈的交流。

二、走出去的宋元文化 /139

古代的中国人没有想到,他们“没有腿脚”的发明竟走遍了世界,更没有想到这些“淫巧之器”竟成了推进人类文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三、输进来与走出去 /147

传教士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安拉和上帝,还有西方的思想文化,他们的到来让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小圈子里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广阔。

四、亡国灭种的激愤 /155

偌大的清王朝就像一座纸搭的楼房,喀嚓倒地,学识渊博的大臣们开始慌张地争论洋人的腿是弯是直,拉着火轮船的是牛是马,道光皇帝甚至直接问英国公使,英吉利到新疆有没有旱地可通?

五、华文化的新质细胞与文化重建 /166

人就好比国的“细胞”,要一改中国的衰颓之姿,就必须从“人”开始,从教育开始。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派清楚这个道理,他们设学堂,将少年送往国外学习,开了革新教育之先河。

六、维新与革命的大同世界 /174

但几千年前圣人眼底的“革命维新”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万万没有想到康梁等人的维新,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瞄准的却是整个封建制度。

第一篇

传承与流弊——中华文化的传统伦理



第一章

中华文化：传统性与劣根性

唐诗宋词、四大发明、儒道礼法、书法绘画，从文学到科技，从哲学到艺术，那浩如烟海，意旨深远的文明典籍，为世人一次次的仰望赞叹。中华文化，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每当念起五千年的历史，每个中国人的自豪之情都溢于言表。

就像人总要继承父母的基因，文化往往会融在人的血液里，成为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一代代的延续下去，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甚至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制度改革，人们总要频频回首，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和力量。百尺高楼平地起，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管人们是否情愿，都无法改变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现实，即便在这个呼唤创新的时代也是如此。

不过，正如黑格尔所说：“传统不仅仅是个管家婆，只是忠实的保存着它所接受的东西，然后一成不变的留给子孙后代。这种管家婆式的传承和自然的进程不同，它的形态、形式以及莫测的变化，始终遵循着原始规律，不会有进步。”承袭传统文化，不同于继承房屋家财，物是死的，而文化是活的。应时代而生，伴时代而长的传统文化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纵观世界，只有不断汲取时代力量的传统文化，才能永葆生机。

埋藏在地下千年的宝藏在被挖掘出的刹那，往往会经受不起阳光和空气的滋扰轰然解体。曾几何时，中国人紧闭国门，试图为传统文化构筑起一道严丝合缝的防护罩，让它和“蛮夷”的“异端妄说”、“淫巧之技”隔绝开来，让它们像沉睡在帝王陵寝中的奇珍异宝那样不为世事变化所

动。却设想，封闭萌生腐朽，让中华民族一度遭遇亡国灭种的危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中国人才猛然觉醒，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从翻译外国图书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西学东渐之风悄然刮起，传统文化也如凤凰涅一般，浴火重生。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既然要转型，就必然要求变革，而蕴含着“破旧立新”之意的变革，又让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一些东西需要保留，一些东西则要抛弃，在去与留之间，彷徨不舍之痛在所难免。好比毛毛虫要变作蝴蝶，展翅高飞，就注定要经历为茧所缚、积聚力量的沉寂和挣脱束缚、破茧而出的艰难，而它除了要具备化茧为蝶的生理条件，还要做好承受痛苦的心理准备。

一、混血的龙：中华民族中国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远古时代，人们多聚居在黄河流域，他们习惯性的将生活在周边地区的民族称为“四夷”，相对的，叫自己为“中”。而“华”则有光辉、文采之意，将“中”和“华”并称，实际上就是在说：“中”的“文化”很发达，而用“华”做“中”的族名，又体现出我们的祖先崇尚文化的特点。一个重文化的民族，往往都有宽厚的胸怀，乐于接受其他的民族，只要他们不排斥自己的文化。因此，到了汉朝，曾经的“四夷”很多都融入到“中华”的大家庭。《唐律名例疏议释议》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数，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正如水总流向地势低的地方，发达的中原文化不知不觉中辐射到了各个地方，为诸多民族大胆借鉴。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少数民族坐主天下的时代，而那些少数民族君主，多会主动吸收中华民族的文化制度经验，尽可能的促成民族融合。毕竟有融合才有安定，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抱持着草原文化不变，推行民族分裂政策的元朝，不过存在了80多年，而积极吸纳中原文化精华的清朝则坐享江山三百余年。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到了20世纪初，提起“中华民

族”四字，人们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小小的黄河流域，而是整个中国。近代西方列强的坚兵利炮没有让中华民族支离破碎，相反，却增强了它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危难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浓烈的张扬开来。变法志士梁启超曾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

黄皮肤、黑眼睛是中华民族显著的生理特征（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属白种人），虽然民族都源起于血缘，但在血缘和文化间，中华民族历来更看重后者，西周时期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而所谓“心”便是指文化观念。而在今天，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所谓中华，不是地域国名，也非血统的称呼，而是文化的族名。

如《中华民国解》中所说：“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春秋各国，都以礼教作为立国的标准，就没有远近亲疏的区别，他们人种有异，姓氏有别，却都供奉着同一种文化，以中华自称。

因此，直到今天，即便那些在他国生活了数代的华裔们，早已入乡随俗，讲不出中国话，看不懂中国字，生活方式也和中国人天差地别，但他们在潜意识里依然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看，看见中国龙会激动万分，吃到中国菜会兴高采烈，还格外的关注中国的近况，为中国的喜而喜，为中国的忧而忧，甚至一些华裔，一有机会就让儿女学习中文，研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认为，他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是左右自己人生的巨大力量。正如《我的中国心》中所唱：“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每个民族最初都用神话来书写自己的起源，在华夏先民眼里，宇宙天地便是盘古生命的演化。

盘古诞生于混沌如鸡蛋般的天地间，并在此沉睡了一万八千年。当他醒来时，发现周围的世界一片漆黑，便伸出双手，劈开天地，搅动了万年黑暗。于是，蓝色的天和浑厚的土地形成了，盘古害怕天地再次并拢成原

来的样子，就用手撑天，脚踏地，宛如支撑房子的柱子一般，支撑起整个世界，他每天长高一丈，天与地的距离也随他的身高不断加大。又一个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越来越高，地也越来越厚，至此，天地再不会合并一处。

而顶天立地的盘古却耗尽了精气，奄奄一息，在他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化作了穿梭各处的风和随意飘荡的云，他的声音变作雨天的雷霆。他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头发胡须变作夜空星辰，四肢躯干化为四极五岳。他的肌肉变为农田，牙齿骨骼成为矿藏，皮肤汗毛变作草本植物……他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都献给了人类与自然。

而在《玉平御览·风俗通》中，则记载了女娲造人的神话：

天地初开辟，还没有人民，女娲就用黄土捏成人，无奈时间太仓促了，她应接不暇，于是就“信手一拉，拔起一株从山上长到天边的紫藤”（鲁迅），女娲用紫藤沾饱泥水，向四处挥洒，这些纷扬的泥点一落到地上，就立刻变成了生龙活虎的小人，接着，女娲又教小人们繁衍生息之道，让他们生生不息。

《淮南子》中还写道，当人因为神的斗争而遭遇灭顶之灾时，善良的女娲及时伸出援手，救人类于水火之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长久以来，中华民族都对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说深信不疑，但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学的发展，近代学者们早已考证出人类真正的祖先——生活在一千万年前的腊玛古猿。

1932年，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印度一个叫西历瓦克的山区，发现了一块人类上颚骨，他一眼就辨别出这块骨头为猿骨，并将它带给了人类学教授埃尔文·西蒙斯。经过了细致的研究，西蒙斯认定这块头骨来自目前已知的人类最早祖先，并于1961年发表了专门的论文，在文中，他称它为“腊玛古猿”。